

四書白話註解



孟子卷之一

梁惠王章句上

凡七

梁惠王章要旨

這章書是說破仁義之利的好處，勸做國君的不必講富國強兵的殘惡計謀，應當用仁義做治國的根本。

孟子見梁惠王

孟子那時候周遊列國，總沒有用。後來惠王在三十五年上，因為

前兩年被齊楚三國打敗，要想求賢人幫助雪恥，就用了許多禮

物，四方去聘請孟子。

孟子知

道了，就來見梁惠王。

王曰：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。

解王說道老人家不輕辛苦，千里跑來，也有

什麼目的

孟子對王道你為什麼要講

利亦有仁義而已矣。

孟子對王道你為什麼要講

仁心義理，也足夠了。

王曰：何以利吾身。

上下交征利而國危

矣。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

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。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饑。

孟子

底。作足解。飽

**註** 戲是在下。的

**註** 懿使做王的說。怎樣利我的家。讀書人和一般平民說。怎樣

利我的身體上。上下。互相爭權利。那國家就處於危險的地位了。豫鄉有萬輛車子的國家。殺他的君的。一定是千輛車子的公師。千輛車子的國家。殺他君主的。一定也是百輛車子的大夫。要知道萬中取千。千中取百。已經十分之二了。也不可以算少。如果箇箇拿義理。拋在後面。祇顧自私自利。那就不到事事的。地步。不肯算滿足了。

王亦曰。仁義而已矣。何必曰利。

**註** 遺作拋棄。從來沒有講仁心的。會拋棄他父母的。後急解也。沒有懂義理的。會不儘讓他君主的。

**註** 王也只要說仁義好了。為什麼必定要講富國強兵的道理呢。

**王立章要旨**

**註** 這章書是記孟子和惠王問答。要警醒當時的君主。作樂。應當和百姓同樂。不可只圖一己的快樂。

孟子見梁惠王。王立於沼上。鴈鷀鹿。曰。賢者亦樂此乎。

**註** 樂音洛。曲池。

**註** 有一天。孟子去見梁惠王。王正是站在彎曲的池岸上。看看大

**註** 小的飛雁鷀鹿。見了孟子。便問道。賢的人也歡喜這樣快樂麼。快。樂。不賢的人。就是有了。詩云。經始靈臺。經之營之。庶民攻之。不日

成之。經始勿亟。庶民子來。王在靈囿。麀鹿攸伏。麀鹿濯濯。白鳥鶩鶩。

王在靈沼。於牧魚躍。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。而民歡樂之。謂其臺曰

靈臺。謂其沼曰靈沼。樂其有麋鹿魚鼈。古之人與民偕樂。故能樂也。

巫音急應。作鬻肥澤。貌於音鳥。

解 雖然詩經上大雅靈臺一篇所說的。文王創辦

急應的。他們已經成功。而且文王在開始的時候。曾經叫他們不必

王在靈臺下面的靈沼邊玩要。只見那鹿靜伏在一旁。多處澤得

很。又見那白鳥羽毛潔淨光滑。文王後來到園中的靈沼旁邊。見那

滿池的游魚。活潑跳躍。王用民力造臺造池。百姓很歡喜他。並且

古人肯和百姓同樂。所湯誓曰。時日害喪。予及女偕亡。民欲與之偕

亡。雖有臺池鳥獸。豈能獨樂哉。害音曷。喪去聲。湯誓是商書篇名。女音汝。

解 湯誓上所說的。這個夏桀同三。就是有什麼臺池啊。鳥獸啊。難道能夠獨個人快樂麼。

寡人章要旨

道小恩惠是不足夸耀的。

梁惠王曰。寡人之於國也。盡心焉耳矣。河內凶。則移其民於河東。移其粟於河內。河東凶亦然。察鄰國之政。無如寡人之用心者。鄰國之

民不加少。寡人之民不加多。何也。

**註**

河內河東解。梁惠王說道：我的治國，都是魏地。

了河內荒年，那麼移一班強壯的人民到河東，分河東的粟到河內。

扶濟一班老弱的人民，河東荒年，也是這個樣兒。政察鄰國的政治，沒有像我這樣的盡力，然而他們的百姓不減少。

我們向農的不增多，這是甚麼緣故？

孟子對曰：王好戰，請以戰喻。

填然鼓之，兵刃既接，棄甲曳兵而走。或百步而後止，或五十步而後止。以五十步笑百步，則何如？曰：不可。直不百步耳，是亦走也。曰：

王如知此，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。

好去聲。填音田。直作但字解。

**註**孟子答道：王是向宋講戰。

術的，便借戰來說。譬如兩方擂鼓的時候，刀槍已經相接，勝負便顯出來，那敗的兵丁，棄了甲，拖着刀，向後逃走，有的是走五十步，有的是走五十步，假使走五十步的人，去笑那班走百步的是無勇，這簡是應該的。王答道：那是不行，不過他們沒有走百步，進走是一樣的。

孟子接著道：王既明白這樣的道理，那可以不必再望人民多於鄰國了。不違農時，穀不可勝食也。數罟不入洿池，魚鼈不可勝食也。斧斤以時入山林，材木不可勝用也。穀與魚鼈不可勝食，材木不可勝用，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。養生喪死無憾，王道之始也。

呂音古便。是細考音。烏滅下厥水的地方。

**註**王如果不妨得種田時候，五穀就熟不了；細孔

的網不入池塘，魚鼈就喫不了，用斧頭去砍材木，能為依了時候，材木也不完，五穀和魚鼈喫不了，木材用不盡，那麼百姓生時候的衣食住，死後的喪葬，都可以不用憂慮，便是王道的起端啊！五敵之宅，樹之以桑，五十

者可以衣帛矣。雞豚狗彘之畜，無失其時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。百敵

之田，勿奪其時，數口之家，可以無飢矣。謹庠序之教，申之以孝悌之

義，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。七十者衣帛食肉，黎民不飢不寒，然而

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註

五敵之宅，古時一夫所受二敵半在田，二敵半在宅，古時一夫所受二敵半在宅，是學校名，樹字猶種字。

解

倘

再給百姓，儲狗彘，各類家畜，懷孕乳哺的時候，五十歲的人就可以穿綢著紵，難喫肉，一人種百畝田，不奪他耕種的時候，家中有許多的人口，也可以不愁餓荒，再提倡學校教育，申明孝悌的意義，那班白髮老年，可以不在道上貽悞東西，七十歲的穿的綢，喫的肉，又飽又暖，平民也不飢不寒，這樣的幹下去，說那個國不興旺，是沒有這個道理的。

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，涂有餓莩而不知發，人死則曰非我也，歲也。

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，兵也？王無罪歲，斯天下之民至焉。註

莩是餓死的尸首，兵是兵器。

解但是現在的情形不同，狗彘喫人喫的東西，不去發米粟救濟他，人

死了，只說是荒年的禍災，不和我相干。這譬如一個人持刀去殺了的百姓，自然天下百姓都來了。

顧安章要旨

這章書的要旨，是說人君當除去暴虐的政策，盡心力愛護百姓。

梁惠王曰。寡人願安承教。

解梁惠王聽孟子一番議論，便對孟子說：我現在已明白，情願安心安意受你的教。

孟子對曰。殺人以梃與刃。

有以異乎。曰。無以異也。

解孟子答道：請問孟子。

殺人拿木杖和刀，有分別。

以刀與政。有以異乎。曰。無以異也。

解孟子答道：請問孟子。

野有饑莩。此率獸而食人也。

解孟子又說道：廚房裏有壯的馬，但是百姓有飢餓的肉，馬槽

色曠野有餓死的死尸，弄到這步田

地，簡拔像牽了獸類去喫人一樣了，獸相食。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

政。不免於率獸而食人。惡在其爲民父母也。

解禽獸同類殘殺，做人的尚且要厭惡他，做人

百姓父母官的，行政竟免不掉。

仲尼曰。始作俑者。其無後乎。爲

其象人而用之也。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。

註俑是古人用以

從葬的木人。

從前孔夫子說過的，起初造偶的人，他必定沒有後嗣的。因為他用象人的木偶去從葬，太不合人道了。現在竟是使一班百姓受了餽錢而死，怎樣可以呢？

晉國章要旨

這章書是說得了民心，自然會天下。  
若是從報怨二字上著想，是沒有用的。

梁惠王曰：晉國天下莫強焉。叟之所知也。及寡人之身，東敗於齊，長子死焉。西喪地於秦七百里。南辱於楚。寡人恥之。願比死者一洒之。如之何則可。

洒與洗同。比字作替字解。齊國你老人家應該知道的；但是我做了

君主，東面被齊國打敗，長子陣亡，西面割棄七百里土地，送給秦國。南面受楚國的侮辱，我很以為羞耻。我現在情願替一殮陣亡的人報仇雪恥，不知道要用怎樣方法纔好。

孟子對曰：地方百里，而可以王。

孟子對答道：

地的小國，也可以王天下的。王如施仁政於民，省刑罰，薄稅餕，深耕易耨，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，入以事其父兄，出以事其長上，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。

省刑罰，薄稅餕，是解行仁政的方法。

王如果對於百姓施行仁政，刑罰用得輕，田稅完得

寬，使百姓一心道聽，給他們聽，使他們在家裡知道奉養父兄，在外面懂得對待長

上棍，的方法，一個個多忠厚老成，那麼雖然叫他們拿了木棍，也可以去打藤國、楚國的堅的甲冑、鋒利的兵器了。被奪其民

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。父母凍餓，兄弟妻子離散。解彼字代解敵國那

國奪了百姓的種田時候，使他們不能耕種，沒有糧食可以供養他們的父兄，挨凍受餓，並且兄弟妻子，也各自去管搭，拆散了一個好的家庭。被陷溺其民，王往而征之。夫誰與王敵。解害百姓到那裏他，那倒還敢和你對敵呢。故曰：仁者無敵。王請勿疑。解仁者無敵。是一

向古解

所以古語說的行仁道的人，沒有人能夠全他反抗，王是不必疑惑的。

襄王要旨

這章書是說不喜歡殺害人的人，能夠統一天下，可轉襄王不能行。

孟子見梁襄王

襄王名赫，是惠王的兒子。

解孟子因為自己的道，不能夠行到惠王身上，或者能夠行到他的兒子身上。

上所以去見他出語人曰：望之不似人君，就之而不見所畏焉。卒然問曰：天下惡乎定？吾對曰：定於一。解孟子見過了，出來說道襄王這個人，看來不像君主，就近他也不覺得有什麼威嚴，忽然問我道：天下怎樣可以列國和平，先要統一。孰能一之？解王問道：谷

能夠統一，那解對曰：不嗜殺人者能一之。解孟子對他說：能夠不嗜殺人，就能統一。孰能

與之。

**解**

王問道。那個歸服他呢。

對曰。天下莫不與也。王知夫苗乎。七八月之間。

旱則苗槁矣。

天沛然作雲。沛然下雨。則苗浡然興之矣。其如是。孰能

禦之。今夫天下之人牧。未有不嗜殺人者也。如有不嗜殺人者。則天

下之民。皆引領而望之矣。誠如是也。民歸之。由水之就下。沛然誰能

禦之。

**李音**

勞。由當好。像解。

**解**

孟子對答他道。天下的百姓。沒有不歸服他的。

正要枯了。忽然天上沛然起雲。傾盆大雨的倒下來。那碧青的苗。又活潑發地生起來了。到那時那個能夠抑制他呢。現在天下做君主的人。沒有不愛殺人的。倘然不愛殺人的。做君的做到這塊地步。人民的歸望他。好像水這個能夠抵擋他呢。

齊宣章要筭。

**這**

李書說。要行仁政。必定先從保民。

齊宣王問曰。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。

**這**

李書說。要行仁政。必定先從保民。

霸業。可以說。

**說**

孟子對曰。仲尼之徒。無道桓文之事者。是以後世無傳焉。臣未之聞也。無以則王乎。

**無**

以作不

**解**

孟子答道。仲尼的學生。沒有講桓文的事情的。

所以後世不傳。臣也沒有聽見過，不得。曰：德何如？則可以王矣。曰：保民而王。莫之能禦也。  
解宣王說道國君的仁德，要怎樣纔能夠王天下呢？孟子道：保護人民，便能王，而且沒有一天抵擋他的。

曰：若寡人者，可以保民乎哉？曰：可。曰：何由知吾可也？曰：臣聞之胡跋曰：

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。王見之曰：牛何之？對曰：將以釁鐘與。

王曰：舍之。吾不忍其觳觫。若無罪而就死地。對曰：然則廢釁鐘與？

曰：何可廢也？以羊易之。不識有諸？  
解胡跋是齊國的臣子，說道：像我這樣的人，可以說得愛護百姓嗎？孟子對道：可以的。

王又問道：從什麼地方知道我是可以的呢？孟子接口道：臣聽見胡跋說：

有一日，王坐在堂上有個人牽牛走過堂下的。王見了，便說道：這條牛做什麼用？那個人說道：將要去殺了，用他的血塗抹新鐘的隙縫。你說

犯罪，要叫他到死的地步。那人答道：照這樣說，不要查鐘嗎？他又說：

牛龍這樣可以廢呢？（做用羊換牛龍。這樣可以廢呢？做用羊換事情，究竟有過麼？）

曰：有之。曰：是心足以王矣。百姓皆以

足。以王天下了。百姓大都以為你王是吝惜的。孟子復牛，在臣看來，王確是不忍的心性。發現啊！

王曰：然。誠有百姓者。

解愛字作吝惜解。宣王聽了說道：有的。孟子說道：有這個不忍的心，便

齊國雖褊小。吾何愛一牛。即不忍其觳觫。若無罪而就死地。故以羊

易之也。

王說。正說道。不錯。就是百姓說我畜，也是不可免的。但是齊國地方雖然小，我何必愛一隻牛呢？實在不忍心見他的一

副駕。怕樣兒沒有罪弄到他死的。所以用羊來代牛的。啊。

曰。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。

以小易大。彼惡知之。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。則牛羊何擇焉。王笑

曰。是誠何心哉。我非愛其財。而易之以羊也。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。

孟子說道。王勿要怪百姓以為王是否惜。依王拿小的羊去掉大

的牛。他們怎樣知道是忍呢？王如果悲痛他們沒有罪到死的。地

步。那麼牛羊有什麼分別呢？王笑道。我也不明白。這個是什麼作用

的。但這也難怪百姓的說我吝惜了。曰。無傷也。是乃仁術也。見牛未見羊也。

孟子解釋道。王這種行為沒有妨害的。并且確是仁人之心術的表現。因為你王只看見牛。沒有看見羊。君子對於禽獸。大都

喜見他們的生。不忍看他們的死。聽見了他的哀聲。便不忍。王說。曰。

詩云。他入有心。予忖度之。夫子之謂也。夫我乃行之。反而求之。不得

吾心。夫子言之。於我心有戚戚焉。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。

解感

心裏感動解宣王喜歡詩經上小雅巧言一篇說的。他人有心思

椿以牛易羊的事情，却自己不能說出他是什么緣故。這段夫子說了，於我的心上很覺感動。但是說這個心就合着王天下，我不明白。

這道理究竟在那裏。曰：有復於王者。曰：吾力足以舉百鈞。而不足以舉一羽。明

足以察秋毫之末。而不見輿薪。則王許之乎。曰：否。今恩足以及禽獸。

而功不至於百姓者。獨何與。然則一羽之不舉。為不用力焉。輿薪之

不見。為不用明焉。百姓之不見。保為不用恩焉。故王之不王。不為也。

非不能也。

註復是告訴三

解

孟子再為王解釋道：譬如有一個人來告訴王說：我的力量能夠舉起一百鈞的東西。但是不能夠拿一根羽毛，眼光能夠察看秋天鳥身上的細毛。

道理的。孟子接口道：現在王的恩惠，能够及到百姓身上。這算什麼一回事呢？可見得那個人的不能夠拿一根羽毛，是不肯用氣力。一車子的柴沒有看見，是不肯用目力。百姓沒有受著保護的權利，是係王不肯用恩惠到他們身上。所以王的不是王，是不去做，並不是做不到。曰：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。何以異。曰：挾太山以超北

海語人曰。我不能。是誠不能也。爲長者折枝。語人曰。我不能。是不爲也。

非不能也。故王之不王。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。王之不王。是

折枝之類也。

解 太山便是山東有泰山。

解 宣王說道。不肯去做。同力量辦不到的形狀。怎樣分別呢。孟子說道。譬如

要挾持了泰山。跳過北海。告人家說道。我不能。這是實在不能。假使長輩去叫他。折一根樹枝。他也告訴人說。我是不能。這個是不能去做。並不是力量辦不到。所以王的不王。不是挾了太山去跳北海的一類。確是折枝一類的辦不到。老吾老。以及人

之老。幼吾幼。以及人之幼。天下可運於掌。詩云。刑于寡妻。至於兄弟。

以御于家邦。言舉斯心。加諸彼而已。故推恩足以保四海。不推恩無

以保妻子。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。無他焉。善推其所爲而已矣。今恩

足以及禽獸。而功不至於百姓者。獨何與。

解 第一個老字動字作敬重。第一個助字作慈愛。解

解 王只要拿敬重父兄的道理去推敬别人父母。慈爱自己的子弟去推愛人家的子弟。那麼天下好像運動在手掌裏了。詩經

大雅思齊篇上說。文王先自己正心修身。做他妻子的模範。推到他的兄弟。再及到一家一國。照這樣說法。也不過說拿這個仁心。自達裏推到那裏罷了。所以能夠推恩。便能保護四海。不推恩。不能够保護妻子。古人所以能够大大略過常人。沒有旁的緣故。不過會推廣

所做的事情情罷了。現在王的恩惠能夠及到百姓，這是什麼緣故呢？權然後知輕重。度然後

知長短。物皆然心為甚。王請度之。

註

度

是秤

稱

了

曉得

輕重

作用

更

加

要

估量

估量

請王

自己

稱度他

一下

曉得

抑王興甲兵危

士受危險，對於諸侯結怨，幾算心中快活處。

註

抑

字轉語詞

或者解

註

益

甲兵器

使將

將

稱

了

曉得

輕重

作用

更加

要

估量

請王

自己

稱度他

一下

曉得

抑王興甲兵危

士臣構怨於諸侯，然後快於心與。

註

抑

字轉語詞

可作或者解

註

益

甲兵器

使將

將

稱

了

曉得

輕重

作用

更加

要

估量

請王

自己

稱度他

一下

曉得

抑王興甲兵危

王曰否。吾何快於是。將以求吾所大欲也。

註

孟子說道王的大

大

極

聽了只管笑

了

曉得

輕重

作用

更加

要

估量

請王

自己

稱度他

一下

曉得

抑王興甲兵危

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。而王豈爲是哉。曰否。吾不爲是也。

註

孟子說道王的大

大

極

聽了只管笑

了

曉得

輕重

作用

更加

要

估量

請王

自己

稱度他

一下

曉得

抑王興甲兵危

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。欲辟土地。朝秦楚。莅中國。而撫四夷也。以若所為。求若所欲。猶緣木而

求魚也。

註

便嬖是伶俐寵幸的人。

若所為指興兵結怨的事情。

註

孟子說道王的大

大

極

聽了只管笑

了

曉得

輕重

作用

更加

要

估量

請王

自己

稱度他

一下

曉得

抑王興甲兵危

所為指興兵結怨的事情。

註

孟子接口道是不是為那美味的食品。

不殺正吃呢。

還是好看的顏色，眼裏看了不輕呢。

好聽的聲

的衣服，不戴王冠呢。

總不開口。

孟子接口道

還是好

看的。

顏色，眼裏看了不輕呢。

好聽的聲

音。

這

是

不是

為那美

味的食

品，不殺正吃呢。

輕呢。

輕暖

的聲

音。

這

是

好

看的。

顏色，眼裏看了不輕呢。

好聽的聲

音。

音耳采裏不能滿是呢，要待的小人，不設使。用哈我想王的許多臣說道，既不是這個王的大欲，我明白了想來是要開闢國上，使據國楚國到國來鋪，並且收捕那四方夷狄。但是王用那興兵結果的方法，來這樣的结果，好像沿著樹林去捕魚，終究得不到的呢。王曰：若是其甚與。曰：殆有甚焉。緣木求魚雖不得魚，無後災以若所為，求若所欲，盡心力而為之。後必有災。可得聞與。曰：鄙人與楚人戰，則王以為孰勝。曰：楚人勝。曰：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，寡固不可以敵衆，弱固不可以敵強。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，齊集有其一。以一服八，何以異於鄙敵楚哉？蓋亦反其本矣。

註：殆是宣王說道，大國的難處，要到這步田地，廢孟子說道，恐大約恐怕還要利害些呢。因為沿了樹林去求魚，不得不苟魚，還沒有什麼危險，倘然用興兵結果的方法去求王天下的大敵，撃心力去做，到後來必有災害。宣王說道，這向道理，可講給孟子聽嗎？孟子答道：這倒不然。聽聞人勝，孟子說道，照這樣說來，是那一個勝王。不可以敵大的人少，的肉體自然不能夠抵擋的，這是一定的道理。海內的地方，拿千里來計算，却有九個，齊國不過當中一個。若是拿了一分要想去壓到八分，和三國相比，則有什麼分別呢？據我看來，王不如反求自己的心，去整頓。

那天下根本呢

今王發政施仁。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。耕者皆欲

耕於王之野。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。天下之

歛疾。寡君者皆欲赴愬於王。其若是。孰能禦之。

**國**

疾恨解作解孟子說道反本

說是行仁政譬如王現在發起好的政治。施行一種仁德。人民多受着了恩惠。自然那個為官的都喜站在正的朝廷。農夫都願意耕種。在王的道路旁的都願意做。賣賣在王的市上。旅行的客人。都要那个时候。還有那個能够祇你呢。

王曰。吾惛。不能進於是矣。

惛和昏通

**解**

宣王說道我是糊裏糊塗。不能夠做

向明白教我。我雖然不能做些試試。曰。無恒產而有恒心者。惟士爲能。若民則無恒產。因無恒心。苟無恒心。放僻邪侈。無不爲已。及陷於罪。然後從而刑之。是罔民也。焉有仁人在位。罔民而可爲也。

**註**

恒產指不動產動產說孟子

**解**

說道仁政的起端。在乎保護人民。先要替他們制產業。人沒有了恒產。倒要有耐久的心。只有受過教育的人能夠。至於那一般粗魯的百姓。沒有了恒產。便沒有耐久的心。如果沒有耐久的心。不能夠守住一種職業。那麼不顧道德的壞事情也。任意去做了。等到他們